

立法老兵的自白

·汪漁洋（制憲國民大會代表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，立法委員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46頁）

四十年來做了什麼？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八日，我們全國各省市新當選的立法委員在南京集會。三十八年南京撤守，立法院遷廣州復會，三十八年冬天大陸淪陷，三十九年春天在臺灣復會。當時，三百八十多位委員聯名敦請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，主持大政，鞏固了復興基地。

剛到臺灣，所看到的是百廢待舉。可用電力，三萬三千瓩。在生產總比例方面，農業佔百分之三十六，工業佔百分之十八。進出口貿易額，只有三億美元。國民每年平均所得一百塊美元，少得可憐，高中以上的就學率只百分之四點五。

三十八年後的今天，一切都變了。電力有一千六百五十九萬五千瓩，用電普及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五。農業佔生產總比例百分之六點六一，工業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六。進出口貿易額多達六百三十八億。國民每年平均所得有五千美元。國民就學率百分之九十九。高中以上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二，電話用戶數四八三萬戶，這都是復興基地進步繁榮的鐵證。

記得三十九年秋天，經濟部長鄭道儒說：「上半年生產了多少燈泡，多少鉛筆，多少火柴。」

「七六年春天，經濟部長李達海及工業局長楊世誠說：「電子工業、資訊工業、大型積體電路、策略性工業及國防工業等多樣化的生產狀態。」

「三十八年之間，進步快速，變化這麼大。是不是做夢？不是。是不是魔術？不是。是不是神話？不是。這是根據各種法案和重要決議，由善良的國民、民主的政府、和民意機構共同行動的結果。各種法案和重要決議，就是三十八年來立法院全體委員同仁所做的工作。」

是既得利益階級嗎？

有人說：「你們是既得利益階級。」這話真叫人寒心。人，勤勞努力，爲的是什麼？還不是起碼的溫飽。才智之人，存一點財富，求一點名位，多幫些困苦的人，這是必然之事。今天，立法委員同仁既得了什麼？大家只要查一下典籍就可以知道。中華徵信所出了七十年版的「中華民國最大民營企業」，裏面列了王永慶以下的一千名最大民營企業。立法委員誰列進去了？既得了什麼？兩袖清風而已。

有人說：「四十年來，你們處於養存地位」。

那麼，我請問：三十八年前，喫下地瓜稀飯，是不是真的？今天，嘴裏咬著鵝鴨魚肉，是不是真的？三十八年前，剪開麵粉袋做內褲，是不是真的？今天，穿著B.V.D.，是不是真的？三十八年前的颶風夜，一家大小拿著臉盆瓶罐漏水，是不是真的？七十六年的颶風夜，坐在客廳喝茶、看電視，是不是真的？三十八年前，坐在板車上、牛車上是不是真的？今天，坐在自強號上，是不是真的？三十八年前，小女孩想讀書，常聽父母罵著說：「讀什麼書，賠錢貨！」是不是真的？今天的小女孩，又學音樂，又學舞蹈，是不是真

的？如果這些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做夢，這就是三十八年來各級民意代表與行政部門盡力所做的，這就是三十八年來中央民意代表為國民、為國家所存養的。做得够不够？不够。我們希望以後的國民手裏拿的是書、是球、是樂器、是藝術活動的入場券、是登山杖，我們希望憤怒的少年拿起刀子的時候，他的道德、倫理、法律觀念使他的內心陷入掙扎，最後放下刀子。這些就是我們所要做的，尤其是立法院年青委員同仁所要做的。

爲國民盡心，爲國家盡力，固然需要體力，更需要智慧。每一個人都年輕過，每個人也都

會老。但是智慧永遠不老。智慧看到了激進行爲的活動力，也看到它的毀滅力。智慧看到了許多卓越的青年人才，也看到：如果沒有一個顧及國家歷史、主權、和現實處境的詳密方案，優秀而善良的青年人才會被捲進混亂的旋渦，國民也會跟着捲進去。

今天，在復興基地的激烈行爲愈來愈活躍。請教政治家有什麼對策善用它的活動力，消除它的毀滅力，使善良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，不要捲進混亂的旋渦，不要毀壞了全國上下辛勤耕耘得來的果實。

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鵠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都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勞勞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三冊合售貳百壹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